孔子集語

孔子集語卷十三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事譜十一下

韓詩外傳五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强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韓詩外傳六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

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當作由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

莊子秋水篇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

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謝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說苑雜言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吾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琴操 孔子尼者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

嘆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劒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戹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

淮南子泰族訓　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

鹽鐵論論儒　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

人子路不說

藝文類聚六十九引典略　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御覽七百作幃中再拜環佩之聲璆然御覽作珍璆然

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

鹽鐵論論儒 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于黎丘

藝文類聚二十引典略 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樹下御覽五百二十三引典略作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野御覽作去適鄭

韓詩外傳九 孔子出衛疑當作鄭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步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

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以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白虎通壽命 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

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臯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儡儡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

論衡骨相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

三國魏劉廙傳注引新序 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

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牂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作安流孔子至使者致命進牂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於涸澤鳳凰不離其罻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

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按今本新序無

說苑權謀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

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琴操 將歸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將往未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竇鳴犢喟然而嘆之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鳥獸尚惡傷類而況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云翱翔於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水經河水注五 昔趙鞅殺鳴犢仲尼臨河而歎自是而返曰丘之不濟命也夫琴操以爲孔子臨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

又見續博物志八　繹史孔子類記一引水經注

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秋風衍兮鳳揚波舟楫顚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

莊子雜篇寓言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墨子耕柱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莊子內篇人間世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

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

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日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荀子宥坐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

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爲諫者爲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

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
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
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
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
得之桑落之下

韓詩外傳七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七
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
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
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尙有遺
行乎（本作意者當遺行乎據文選對楚王問辨命論兩注引改）奚居之隱也孔
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

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縣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固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

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脫於上有以文下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閒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

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

說苑雜言 孔子困於陳蔡之閒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

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邪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

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而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

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說苑雜言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說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

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閒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

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莊子雜篇讓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

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呂氏春秋孝行覽愼人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子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一作拔）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

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乎潁

陽而其伯得乎其首

風俗通七 孔子困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戹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儛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

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

莊子山木篇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遊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

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墨子非儒 孔丘窮於陳蔡之閒藜羹不糂十日子

路爲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號字之誤孔叢作剝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汝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

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孔子窮乎陳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御覽八百三十八引作煤㷡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

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論衡知實　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

說苑貴德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埽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說苑雜言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

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莊子內篇人間世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琴操】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衞反魯過隱谷之中見薌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為倫也乃止車援琴鼓之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所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自傷不逢時托辭於薌蘭云

【越絕書七】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尙恥之今魯父母之

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齊國鮑晏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嘗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越絕書外傳本事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

後人來言不死

淮南子人間訓昔者衞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衞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執衞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說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于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子一作

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耆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欲成伯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史記衛世家 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

御覽八百六十五引風俗通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

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聲惻怛耳

拾遺記三 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為悲矣

初學記二十九引孝經右契 御覽八百八十九引作左契 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烟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曰吾姓為赤松子時橋事類賦二十注引孝經援神契作字時僑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而往事類賦注作孔子發薪下麟視之無孔子而往四字麟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

搜神記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兒曰吾姓為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為赤劉陳項為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曜興玄丘制命帝卯金

拾遺記云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十四年魯人鋤商田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

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沲

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藝文類聚十引琴操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爾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仰視其人龍顏日月角(當作)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取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孝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起其如得麟者

御覽二十一又七百二十四引公孫尼子 孔子有疾

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丘春居葛室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遺飲酒不勤醫曰是良藥也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莊子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論衡別通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

劉子崇學 宣尼臨沒手不釋卷

水經注二十五引春秋説題辭 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 御覽八百四引同又白虎通崩薨引檀弓曰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今檀弓無此文

論衡紀妖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卻流

御覽五百六十孔子冢墓魯大夫叔梁紇冢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五步名曰防冢民傳曰防墳于防地微高孔子冢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冢營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繹史引作十三步）高丈二尺冢爲祠壇（繹史作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繹史作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皆無能名其樹者民傳云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繹史此下有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伯魚冢孔子冢東邊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亦大小相望

水經

注二十五泗水引皇覽云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異樹不生棘木刺草

金樓子志怪篇 孔子冢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傳言孔子弟子旣皆異國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至今不生荊棘草木

漢書魯恭王傳 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水經注二十五泗水 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人當作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

初學記引伍緝之從征記魯國孔子廟中夫子床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夫子平生時物案敘事事對兩引又見御覽六百五

御覽五十四引輿地志費皇縣有孔子嶺上有石堂寬博其石相拒若榴柱有石人像執卷之狀

孔子集語卷十三終

孔子集語卷十四

山東督糧道臣孫

雜事十二

禮記檀弓疏引論語撰考讖 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藝文類聚八十八引春秋演孔圖 孔子母徵在游大家（事類賦注二十五御覽九百五十五與此同三百六十一作大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

後漢班固傳下注引演孔圖 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元聖

論衡實知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御覽十六引論衡曰孔子吹律自知殷之苗裔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演孔圖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御覽三百七十七引演孔圖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

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援神契孔子海口言若含澤

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鉤命決仲尼舌理七重陳重援度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仲尼斗脅吐教陳机授

度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　夫子駢齒注象鉤星也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　夫子輔喉

御覽三百六十七引鉤命決　仲尼虎掌是謂威射

御覽三百七十引鉤命決　仲尼龜脊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論語摘輔象　孔子胷應矩是謂

儀古

荀子非相　仲尼長

荀子非相　仲尼之狀面如蒙倛

白虎通姓名　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故名爲丘

論衡骨相　孔子反羽又講瑞篇孔子反宇又劉子命相篇孔子返宇

御覽六百九十八引論語隱義注孔子至蔡解於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一隻屐去盜者置屐于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

路史後紀十注引世本圬頂反首張面

路史後紀十生而㚒頂故名丘而字仲尼四十有九表隄眉谷竅參臂駢脅要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謂長人

戰國策七甘羅曰夫項槖生七歲而爲孔子師

淮南子脩務訓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淮南子說林訓高誘注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

爲之作師

論衡實知 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

御覽四百四引春秋後語 甘羅曰夫項橐十歲爲孔子師

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

白虎通辟雍 孔子師老聃 又見潛夫論讚學

說苑尊賢 鮑龍跪石而登嶁孔子爲之下車

劉子知人 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

晏子春秋問上 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

聖賢羣輔錄廣博物志二十引尸子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韓詩外傳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賈子容經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

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呂氏春秋慎大覽慎大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薛據集語引作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勇復孟賁足躡狡兔不以力聞

淮南子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淮南子主術訓下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宏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一作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

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弦歌不徹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一作攝分亦明矣然而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

呂氏春秋審分覽不二 孔子貴仁

淮南子脩務訓 孔子無黔突

劉子惜時 仲尼栖栖突不暇黔

論衡須頌 孔子顯三累之行

論衡幸遇 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

人有幸而無不幸

論衡言毒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

御覽六十三引論語比考讖水名盜泉仲尼不漱注曰夫子教于洙泗之閒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卽夫子領徒之所也

文選陸機猛虎行注引尸子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説苑説叢水名盜泉孔子不飲

後漢鍾離意傳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

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文王嗜昌蒲葅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

論衡語增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

列子說符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韓詩外傳孔子使子貢爲其不來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皆言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謂賜必來孔子門何如也回對曰乘舟而來矣賜果至矣陳禹謨本作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用回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按今本外傳無此文

藝文類聚七十一引衝波傳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御覽七百二十

入引衛波傳略同按薛據集語引呂氏春秋亦載此事今本無之薛蟄誤

說苑辨物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莊子雜篇外物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

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史記褚少孫補龜筴傳 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陽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

於節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白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除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居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春秋繁露山川頌　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濊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人持斧則斫折鐮疑當作將鐮古文苑作折鐮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

說苑脩文 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

說苑反質 仲尼問於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中論審大臣 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

韓詩外傳一 孔子南游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

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氾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鄙野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

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

列女傳辯通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璜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

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

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

楚辭七諫 路室之女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注言孔子出游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

北堂書鈔一百六引琴操 孔子游於騶山見取薪而哭長梓上有孤鵠乃承而歌之陳禹謨本作孔子遊於山隅見梓樹上有孤鵠乃承而歌之

藝文類聚二十四引琴操 孔子游於泰山見薪者哭

甚哀孔子聞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吳越春秋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或而誅之子胥諫乃止今本無

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十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劒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爲陳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嘆

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說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荅因辭而去

越絕書八 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九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陽 又音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劒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嘆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

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繹史孔子類記一引衝波傳 孔子去衛適陳塗中見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苔曰夫子游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采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語曰用蜜塗珠絲將繫蟻蟻將繫絲如不肯過用烟燻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

變通記十九 孔子厄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

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邪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閒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法苑珠林變化篇太平廣記四百六十八引作孔子歎曰此物也胡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珠林及廣記引物老上有故字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斯

也弦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與明日遂行

金樓子雜記 孔子出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與戰攬尾得之納於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石盤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石盤子路乃棄盤而去御覽八百九十二引作乃棄石盤而行

繹史引吳越春秋 禹治洪水至牧德之

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祕於靈山禹成功後藏于洞庭苞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得符獻之吳王以示羣臣皆莫能識乃令齋符以問孔子曰吳王閑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其文故令遠問孔子曰昔禹治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巳所未聞今本所無恐馬氏誤引

抱朴子內篇辨問 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袟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

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遣齎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靈寶要略 昔太上以靈寶五篇眞文以授帝嚳帝嚳將仙封之於鍾山至夏禹巡狩度弱水登鍾山遂得是文後復封之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游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抑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

文不可識令人齎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曰吳王出游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雲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閭闔乃尊事之

御覽四十六引吳地記包山在縣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月不能盡因得玉葉上刻靈寶二卷使示孔子云禹之書也

御覽一百五十七引東觀漢記鮑永字君長爲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肎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闢從講室埽除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丞謂曰方今尼

急而闕里無故自滌意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饗誅無狀也乃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

御覽九百二十二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

晉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見仲尼及七十子游于海中與魯人一體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迄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孔子集語卷十四終

孔子集語卷十五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遺讖十三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洛書摘亡辟曰建紀者歲也成姬倉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徵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推即位之術乾坤三上中下坤變初六復曰正陽在下爲聖人故一聖二庸三君子四庸五聖六庸七小人八君子九小人十君子十一小人十二君子十三聖人十四庸人十五君子十六庸人十七聖人十八庸人十九小人二十君子二十一小人二十二君子二十三小人二十四君子二十

五聖人二十六庸人二十七君子二十八庸人二十九聖人三十庸人三十一小人三十二君子三十三小人三十四君子三十五小人三十六君子三十七聖人三十八庸人三十九君子四十小人四十一聖人四十二庸人孔子曰極至德之世不過此乾三十二世消坤三十六世消代聖人者仁繼之者庸人仁世淫庸世狠二陰之精射三陽當卦自埽知命守錄其可防鈎鈐解命圖與孔子曰上文以候授明之出莫能雍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復十八世消以三六也臨十二世消以二六也泰三十世消以二九二六也大壯二

十四世消以二九一六也夬三十二世消以三九二四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姤一世消无所據也遁一世消據不正也否十世消以二五也觀二十世消以二五四六也當有譌剝十二世消以三四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為世軌者堯以甲子受天元為推術七往六來八往九來七為世軌者文王推爻四乃術數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以爻正月為享國數存六期者天子欲求水旱之厄以位入軌年數除軌竿盡則厄所遭也甲乙為饑丙丁為旱戊已為中興庚辛為兵

壬癸爲水卧筭爲年立筭爲日必除先入軌年數水旱兵饑得矣如是乃救災度尼矣陽之法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文選李康運命論注引作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御覽八百七十三引作河水清變爲白白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見三日以三日見六日以六日見九日以九日見十二日以十二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皆言其餘日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後五日變爲五色元黃天地之靜書見矣負圖出午聖人見五日以五日見十日以十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

見二十日以二十日見二十五日以二十五日見三十日以三十日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君子亦於靜若龍而无角河二日清二日白二日赤二日黑二日黃蜿見水中用日也一日辰爲法以一辰二辰以三辰以四五辰以六七辰以八九辰以十辰以十一辰以十二辰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蜿皆然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復表日角臨表龍顏泰表載干大壯表握訴龍角大展夬表升骨履文姤表耳參漏足履王知多權遯表日角連理否表二好文觀表出準虎剝表重童明歷元此皆律歷運期相一匡之神

也欲所按合誠洛書靈準聽曰氣五機七八合提九爻結八九七十二錄圖起初世者戲也姬通紀河圖龍出洛書龜予演亦八者七九也始倉頡節五七受命數運不俗守錄以次第相改七九度變命失寶合七八八名畢升漸喜六十四精聖性象有錄第以所變顯動動日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慎命不在仵者霸橫者踵命歷福執并投蕃上契輔樀推失排紲者咸名紀所錯斗貫用材毀甘五行旋代出輔運相拒與更用事終始相討期有從至有餘運有託除要有知衡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至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

合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
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紀七十六歲因
而四之爲三百四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乘
之凡爲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爲法除之餘三十
六以三十六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爲甲旁算亦爲甲
以日次次之母算者乃木金火水土德之日也德益
三十六五德而止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
四歲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夏
長三百四歲壬子水德主冬藏三百四歲戊子土德
主季夏致養三百四歲六子德四正四正子午卯酉
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終一紀五德者所

以立尊號論天弗志長久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丘按錄讖論國定符以春秋西狩題剖表命予亦握嬉帝之十二當興平嗣出妃妾妾得亂不勤竭承維表循符當至者塞政在樞害時失命數壽以符瑞伏代災七錄握藉成年劉衰期凶勑侯脩身練數鄭專兒兌德始剋兔延期自然之讖推引相拘沮思愈知命不或世帝思圖也夫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體成

易緯通卦驗　孔子曰太皇之先與燿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神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五期輔三名以建德通萬靈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曰蒼牙　古微

書引作者渠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燧人之皇沒虙戲生本尙芒芒開矩聽八蒼靈唯精不愼明之害類遠振撢度出表挺後名卯命陳效賭三萬一千一終一名虙方牙蒼精作易無書以畫序

易緯通卦驗

孔子表洛書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其先星感河出圖挺白以胡誰亡胡之名行之名行之萌秦爲赤軀非命王政帝表有七五命七以水慶王以火代黑黑畏黃精之起因威萌虙羲作易仲仲命德維紀衡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以繫王命之瑞謀三十五君常其一也興亡殊方各有其祥封于泰山禪于梁陰易姓

之起刻石明號丘表大命謀天皇異奎坤艮出亡興之街仲者帝命所保行文出加政撥呂陽侯七陰侯八皆行子午覕卯酉相達遠期衡六千二百變非摘亡據興盡在文昌所會增卦爻可以先知珍瑞之類妭蘖之將審其繫象通神明明者類視七若九八卦以推七九之微錄圖準命畧爲世題萌表試故十二月十二日政八風二十四炁其相應之驗猶響之應人動作言語也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易緯辨終備　孔子表河圖皇參持曰天以斗視日發明皇以戲招始掛八卦談

易緯是類謀孔子演曰天子亡徵九聖人起有八符運之以斗稅之以昴五七布舒河出錄圖雒授變書

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入錄圖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引作錄圖

隸釋史晨祠孔廟碑引尚書考靈耀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義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引春秋元命包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爲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

公羊哀十四年解詁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疏云演孔圖文

御覽八百四又九百十四引春秋演孔圖孔子論經有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水經注二十五泗水引作衞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藝文類聚九十引此下有雀集二字

藝文類聚九十八引演孔圖趣作法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此魯端門血書十二年冬有星孛東方說題曰麟德之月天當

有血書端門子夏至期往視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翟烏化爲帛烏消書出署曰演孔圖

御覽八百七十八引演孔圖 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琁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

御覽八十四引春秋感精符 孔子按錄書含觀五常英人知姬昌爲蒼帝精

北堂書鈔八十五拜揖引孝經右契 制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面孔子衣絳單衣向北辰星而拜者也

事類賦十五注引孝經援神契 孔子制作孝經使

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揖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搜神記八　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下（舊作白虹從初學記二御覽十四又八百五事類賦九引改）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宋書符瑞志　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

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隸釋史晨祠孔廟碑引孝經援神契丘立制命帝卯行

御覽六百十引孝經中契丘學孝經文成道立齊以白天則玄雲踊紫宮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雲神星裳孔丘知元今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青會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文其餘飛爲赤鳥翔摩青雲

文選謝[illegible]懷友人詩注文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

[illegible]引論語撰考讖子夏上八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御覽[illegible]引論語摘輔像仲尼爲素王顏淵爲司徒

御覽五引論語讖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籙一作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引作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爲流

星上入昴

御覽八十一引論語摘[illegible]讖 堯舜昇登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于河渚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五老流星上昴有須赤龍負玉苞舒圖出堯與大舜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虞堯喟然嘆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論衡實知 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又書曰亡秦者胡也

後漢郎顗傳顗封尙書曰 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劉攽曰計當作斗

三國志魏文紀注引孔子玉版定天下者魏公子桓許芝奏引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

後漢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机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御覽八百七引及搜神記三作意即召問伯[illegible]

有七何藏一邪伯中
頭出之上文皆同

續漢郡國志注補引鍾離意別傳意省堂有孔子小車乘皆朽敗意自糴俸雇漆膠之直請魯民治之及護几席劍履後得甕中素書曰護吾履鍾離意

續漢郡國志注補漢晉春秋鍾離意相魯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嘆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

六壁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壁窟中
魯咸以爲神
水經注二十五泗水 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中
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
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
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
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
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
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
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
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

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郎召

問伯果服焉

孔子集語卷十五終